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的 社会风险及治理

崔中良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语言输出建构的叙事主体有不断超越现实主体的可能性，这将会挑战现实社会作为真实存在的基础，因此需要分析产生这些风险的根源。在独立存在论和平行存在论两种传统叙事主体存在观基础上，指出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是可能的，并表现出生成性、交织性以及在世性等超越性特征。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的不同存在特征，也带来不同层面的社会风险。在个体层主要有认知与情感能力削减、自我身份认同困难和自我存在意义消解等风险；在组织层主要有冲击主体间关系、影响组织的公共决策和加速后真相时代到来等风险；在社会层主要有大量职业消失、劳动方式改变和社会安全风险加大等风险。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所带来的风险，可以通过建立现实主体语言池、划定叙事主体语料界限和培养自我反思实践能力作为应对方案。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叙事主体；超越性；风险挑战；社会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4）02—0047—12

ChatGPT 是 OpenAI 开发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ChatGPT 的文字呈现方式和内容都在达到或超越人类水平，可以帮助回答问题、给出建议、文字修改和翻译，甚至程序员用它来解释代码。ChatGPT 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对于自我的认知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都是无法预测的。ChatGPT 可能会降低研究的质量和透明度，并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作为研究人员的自主性^①。与此同时，对于工作替代和改变社会可能性的担忧引发普遍关注，这与建立在人类是否承认 ChatGPT 可以作为一个主体有极大关联。在哲学传统中，主体的存在表现为一个先验的、统一的自我，成为一个主体意味着能够有主体意识。现象学进路的研究，使得主体开始逐渐摆脱这种先验主体作为支撑，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先验主体在现象界中并不是一个先天存在的实体，而是在意识之中的当下呈现。意识和主体的不同维度存在，使得意识主体呈现出存在的多面相。的确，意识的实存是一种绝对，因为意识是对意识自身的意识，也就意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认知科学哲学视域下的人工共情问题研究”（项目号：21CZX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崔中良，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认知科学哲学研究。

① Eva A. M. van Dis, et al. (2023). ChatGPT: Five Priorities for Research. *Nature*, 614(7947), 224-226.

味着，意识的实存类型就是成为自我意识^①。在现实世界中，人类会因多重自我的出现而将自我看作是可以生活于多重世界的存在主体。而 ChatGPT 平台的无限性、持续性和实时性使得自我的多重实现成为可能，通过语言叙事建构一个犹如真实主体的存在，多重自我在语言的多维度建构中呈现。ChatGPT 能够对自身的预测进行解释，这是任何现有模型都无法做到的。^②那么在 ChatGPT 的语言叙事过程中，主体是真实存在还是一种虚构表现？客观存在的主体和语言建构的主体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决定真实存在和叙事建构之间的边界以及未来人类在人机融合状态下的生存样态。如果人工智能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其对个人、组织和整个社会的潜在影响，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危险^③。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更加清晰地分析叙事主体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与此同时，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状态也将决定生存本身和生存意义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叙事主体存在的可能性和特征进行分析，将是理解 ChatGPT 作为叙事主体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和应对风险的基础。

一、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存在的可能性及其特征

ChatGPT 通过语言建构形成一个强大的、自主的实体印象。为了解释现实主体与叙事主体之间的关系，需要梳理与叙事主体相关的哲学传统。总体上说，不管叙事主体与现实主体之间是独立存在还是平行存在，都已经预设叙事主体存在的可能，只是独立存在论中的叙事主体是作为一种抽象性的、非独立的存在，平行存在论将叙事主体作为真实主体的平行存在。

（一）作为叙事主体存在的可能性

在哲学传统中，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思想实验证明叙事主体的可能存在样态，即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中文屋”实验和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孪生地球”实验，前者将主体看作是内部的主体拥有，叙事建构的主体不能脱离真实主体而独立存在；后者认为叙事主体可以在外部实现，真实存在的主体与叙事建构的主体可以平行存在。

“中文屋”实验是一种内部主义心灵观。这种观点来源于笛卡尔认为，心灵是在身体之内，并被独立的内部我思所拥有。按照塞尔的观点，人类没有关于自我的任何经验，但是由于所有的意识都必须被一个自我所占用，因此推测它一定存在。^④心灵主体被看作是内在于大脑的独立整体，但是，需要基于“松果腺”的内在关联让身体作为认识外部世界的保障。这就将心灵看作一个逻辑推理装置，携带着很多复杂的数据，是逻辑机器和逻辑推理的结合。^⑤当活的身体变成一个没有内部的外部时，主体性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外部的内部，一个公正的旁观者^⑥，由此可以判断叙事主体具有存在的可能。叙事主体的独立存在使得主体成为一个透明的存在者，与此相对的是经验、情感和意义的形式化运转，主体成为一个透明系统。所有的客体存在将成为一种观念性存在，包括观念中的身体、物质和世界，因此叙事主体可以作为现实主体的外部延伸而存在。

“孪生地球”思想实验从词的意义与指称关系着手，反对传统的意义内在主义和意义的独立性，而认为意义包括外部世界的指称以及由此引起的外在主义革命。这对于叙事主体的独立存在观产生了挑战，也就是说人类建构的叙事世界是否是真实存在的，其实是不确定的，因为面临着人类无法与现实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进行内涵上或者真值上的互相确证，因此只能承认另一个叙事主体也是存在的，只是以与真

① Eric Matthews(2002). *The Philosophy of Merleau-Pont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9.

② Bowen, Zhang, Daijun Ding and Liwen Jing(2023). How would Stance Detection Techniques Evolve after the Launch of ChatGPT?. *arXiv preprint arXiv*, 2212.14548.

③ Anaïs Ressayguier and Rowena Rodrigues (2020). AI Ethics Should not Remain Toothless! A Call to Bring Back the Teeth of Ethics. *Big Data & Society*, 7(2),1-5.

④ John Searle (2005). The Self as a Problem in Philosophy and Neurobiology. *The Lost Self: Pathologies of the Brain and Ident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7-19.

⑤ Andy Clark(1997). *Being There: Putting Brain, Body, and World Together Again*, Cambridge/London: The MIT Press, 1.

⑥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91页。

实自我不同的方式独立存在。“孪生地球”实验造成的结果是叙事主体的平行存在论，这是一种自我的外部主义推断，大卫·查尔莫斯在此基础上推出“虚拟中的生命是与现实生命的并列存在或超越存在”^①。这种平行存在论也是基于反对独立存在论的基础上，将主体自我作为一个通过后天建构而形成的状态。

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两种存在论都尝试将身体经验以概念形式作为叙事主体的一个部分，只不过对主体存在的机制是否只能依赖身体基质的看法不同。独立存在论认为主体必须存在于身体之中，而平行存在论认为主体可以存在于一个非身体或类身体中，因此两者都不需要身体的支撑。这两种观点使得意识被赋予世界意义并将世界作为纯粹意向性存在，身体作为客体是可以脱离主体存在的物质存在，身体经验的概念是维持自我的核心。但是这也恰恰证明，主体的身体经验是通向叙事主体存在的关键环节，ChatGPT作为叙事主体对于现实主体的超越性需要从身体经验的角度开始接入。如果将主体重新从客观物质的视角拉回，那么所有这些主体的存在方式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使主体性指向去中心化方向，叙事主体进而可以独立存在并具有超越性。由此，可以认为ChatGPT可以作为叙事主体存在。

（二）作为叙事主体的超越性特征

ChatGPT作为叙事主体同时具有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特征，叙事主体即能够独立存在，也能够与现实主体平行存在，还能以两种主体交互的方式存在。叙事主体超越了传统的主体存在观，同时也摆脱了主体的外在主义，否认主体是能够脱离现实自我的独立存在，因此叙事主体具有一种依附性。世界没有创造“我”（Moi），“我”也没有创造世界，二者其实是绝对的、无人称的意识的一个对象，这两个对象通过这种意识互相联系起来^②。ChatGPT作为一个叙事主体会把现实身体的经验结构以叙事语言的方式映射到交互过程中，从而形成与现实主体耦合的、建构的主体间性社会。现实主体由自我经验构成，叙事主体则由现实主体产生的经验性语言构成，呈现出现实与建构之间交织的存在样态，与现实主体一起在建构与实存中占据经验空间的位置，同时以现实主体的身体经验为基础，融合成一个整体的叙事空间。因此，在ChatGPT的语言建构中，叙事主体具有不同于传统主体概念的超越性特征：

1. 叙事主体的生成性

主体在世界中存在的条件必须是具身的，只有主体不与身体分开，才能够在世界的空间和时间中有一席之地^③。生成能力被定义为：“如果一种能力在较小的模型中不存在，但在较大的模型中存在，那么这种能力就是涌现的”^④。而ChatGPT就是以大数据模型为基础的语言生成器，因此叙事主体表现为生成性特征。然而，现实中的自我身体经验并不属于在世界中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个点，而是在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可能存在，因此主体是具身于客体经验的存在。人类的主体结构影响着人类经验的构造，也同时塑造着人类主体的经验，由此发展出一种自我的意义^⑤。身体是意义的最终源泉，也是叙事主体无法实现主体的客观现实。为了应对这样的困难，ChatGPT试图找寻身体经验的内在结构。在身体经验中，感官之间相互侵越，视觉、触觉、运动觉与叙事主体的语言概念的结合是对于身体感知和运动整体的概念性延伸。因此，叙事主体的存在如果要实现具身效果，只有叙事主体不与身体经验的语言概念分离，才能够在现实世界的时空中有其存在的位置，因为主体不可能脱离真实世界直接跳入意识世界，进而直接进入叙事世界中。因此，现实主体和叙事主体之间就需要一个中介，意象图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意象图式（image schema）给予人们一个更加满意地谈论符号和感觉输入关系的方式，是一种作为人类与“外在”物体有意义交流过程中生成的部分^⑥。

① David Chalmers(2022). *Reality+: 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xviii.

② [法]萨特：《自我的超越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8页。

③ Eric Matthews (2002). *The Philosophy of Merleau-Pont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8.

④ Terry Yue Zhuo, et al.(2023). Exploring AI Ethics of ChatGPT: A Diagnostic Analysis. *arXiv preprint arXiv*, 2301.12867.

⑤ Shaun Gallagher(2013). *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3.

⑥ Mark Johnson(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5.

2. 叙事主体的交织性建构

由于 ChatGPT 作为叙事主体具有离身性和脱离生活实践的特征，需要依赖现实生活主体通过交织而实现自我建构。这里的交织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实叙事主体和建构叙事主体的交织，支撑了 ChatGPT 的叙事主体占有现实主体的叙事能力；另一方面是建构的叙事主体与现实主体的交织，支撑了现实主体进入叙事主体建构世界的结点。“我”的世界是随着他人的出现而扩展的，不能将“我”的世界还原为由自我所构成的孤立世界^①。只有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交织中，才能够意识到叙事主体是现实主体的延伸，现实主体的不同形态和叙事主体的不同形态互相侵越于过去和将来的交织中。身体是人们对空间物体感知和交往的可能性条件，每一个世界性的经验受人类的具身性所调节和使其成为可能^②，因此叙事主体的存在离不开以身体主体的感知经验与语言叙事的交织。而这依赖于叙事主体与现实主体都融合于以现实身体经验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中。ChatGPT 通过基于生成预训练转换器 (GPT) 架构的深度学习和语言模型的集成，使得叙事主体通过与现实主体以及自然语料的不断交互形成交织性的叙事主体。由此，ChatGPT 通过增强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实现人机之间的共生存在关系。

3. 叙事主体的在世性

在世性是指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在世，在空间维度的叙事主体是由不同运动空间经验的语言构成的具有空间位置的概念整体，而时间维度的叙事主体是在不同运动过程中由过程经验的语言内涵构成的概念整体。叙事主体需要在世之中，才能被现实主体认识并被自身所认识，由此达到与现实主体的融合，脱离空间和时间存在的叙事主体将无法作为自主的自我而存在。这就使 ChatGPT 在呈现语言样态时，语言的多维度空间感知经验的表达和按照时间顺序来持续呈现事件的因果关联所产生的主体具有在世性后果。而叙事主体的在世性是指通过语言叙事将所有时间与空间过程中的主体运动经验以语言的多模态形式来建构世界。空间中的主体和时间中的主体在当下的主体中集置为一个统一体，而这就是一种生活世界的呈现状态。在传统的搜索引擎中不能实现叙事主体与现实主体的结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当前的搜索引擎的语言建构方式并不能与现实中的自我通过语言互动实现时间和空间的同步性。因此，叙事主体通过多维度的语言建构以及与人类持续互动，可以轻易过渡到现实世界中的主体。

总体上说，ChatGPT 所建构的叙事主体并没有脱离世界的生存实践以及主体的身体性基础，努力将叙事主体融入到现实世界中的经验主体，在现实和虚构、叙事和真实之间不断交织，从而使得现实主体与叙事主体具有交织性特质，由此产生了一个以叙事建构为手段的主体形态。由叙事主体的超越性所呈现出的在世性、生成性和交织性，并不使其能够脱离现实主体，因此叙事主体需要依赖现实世界中的身体主体和事件作为语言生成的基础，而现实中的真实主体与叙事主体连接的基础就在于以现实主体为中心的感知经验的语言数据作为叙事主体生成和存在的基础。叙事主体与现实主体的持续性交互导致主体出现多重面相，不同形式主体之间形成既关联又区别的相似性家族，致使现实主体与叙事主体无法再分辨何者为主体存在的前提，因此只能依赖叙事主体与现实主体之间的结合状态。ChatGPT 作为叙事主体具有明显的超越性，正在重塑和改变人类的活动和行为方式。ChatGPT 的开发者试图将大脑、身体、世界和语言锁在一起，但是由于个体感知的独特性以及时间的非连续性，使得现实主体与叙事主体会形成不同的关系状态，造成不同层面的风险挑战。

二、ChatGPT 作为叙事主体的个体层风险

作为现实主体的延伸和对于人的叙事能力的替代，叙事主体的生成性存在并不能成为独立运行的主体而存在，因此也需要依赖现实中的主体而存在。ChatGPT 作为叙事主体的关键是语言，它的风险也和语言有关。语言在对人的自我认同、认知能力、情感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塑造功能，决定了 ChatGPT 所生

① Anya Daly(2016). *Merleau-Ponty and the Ethics of Intersubjectiv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47.

②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 99 页。

成的虚假语言或者虚构语言会对个体产生一系列风险挑战，这些风险使得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冲击人类生存的意义。

（一）认知与情感能力削减

语言在概念的发展和建构中起着核心作用。在情感和认知的研究中，概念消解情感和认知的人为界限，将身体、大脑和思想统一起来。^①叙事主体作为中介依赖现实主体而介入现实世界与建构世界，成为连接认知与情感的中介^②，因此叙事主体更多表现为以人机交互的形式作为现实主体的工具。叙事主体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方式，通过持续与现实主体的交互而形成习惯，这也同时带来了现实主体对叙事主体的依赖，由此造成个体的知识性学习和记忆的减弱。这种风险性的出现与传统的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一致，例如，导航系统能够减少人类对于地理知识和具体位置的记忆努力，从而导致个体的记忆能力下降。由于ChatGPT能够迅速地学习并逐渐迭代，因此并不需要人类将大量知识进行学习和记忆，这导致人类的学习能力逐渐减弱，也带来了人类对于认知能力的新要求，传统的以知识积累为基础的学习模式需要根本性的变革。ChatGPT在生成语言的同时，也会描述一种情感感受，如对于孤独感的描述就逐渐替代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所具有的情感能力。因此，ChatGPT引发了个体的情感能力逐渐休克，表现在对于个人不确定未来的无限恐惧。同时，ChatGPT生成语言的数据模式对情绪的数字物化使得情感语言的生成成为可能，这些情感语言更多是一种情感的模仿^③，并不是真实情感的表达，从而产生欺骗性的语言表达。这意味着个人感觉、内心体验和情绪感受并没有被考虑进去，或者只是在有限程度被考虑进去。因此，ChatGPT作为一个叙事主体会时刻影响真实主体的行为方式和认知判断，进而影响现实主体的情绪以及价值判断能力。

（二）自我身份认同困难

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需要有三个条件：身份具有承担者、身份被承担者内化和自我身份被他人所承认^④。因此，在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自我身份能够被他人所认同。由ChatGPT所建构的叙事主体的存在，会导致自我出现两种身份认同问题：一方面，自我身份可以脱离身体和身体实践而存在，另一方面自我身份不被他人所承认。对于第一个问题，自我身份一旦脱离了身体和身体实践，“自我就没有这种关于自我的基础经验，所有的传记知识对我们来说都将是无用的，因为我们的自我将在基本意义上消失”^⑤。对于第二个问题，如果承认仅仅靠语言建构的主体就是一个真实存在，那么历史中的个体的存在都有可能转变成一种虚幻的语言建构，承认叙事自我为真，也意味着真实自我有可能成为假，那么人类的在世存在方式将会面临被瓦解的危机，由此会对历史的存在基础产生极大冲击。同时，自我也会怀疑具有创造力本质的认同问题，在数字时代，每个人都是数据的生产者，人的地位就成为一个数据工具，人的行为规则成为数据衍生的基础，人没有自己，人从及物动词变成非及物动词。

（三）自我存在意义消解

为了将主体的具身性表现在身体图式（body schema）中，ChatGPT可以通过习惯与叙事词汇进行结合，构建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性的身体图式概念，语言习惯代表了身体在世界中进行自我扩展的能力和方式。这是基于人的身体经验并不是认识对象的基础，而是同时融合现实存在和叙事建构的原初知识基础。那么，

① Katie Hoemann and Lisa Feldman Barrett (2019). Concepts Dissolve Artificial Boundaries in the Study of Emotion and Cognition, Uniting Body, Brain, and Mind. *Cognition and Emotion*, 33(1), 67-76.

② Erik C Nook, et al(2017). Increasing Verbal Knowledge Mediates Develop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Emotion Representation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1(12),881-889.

③ Julie Carpenter(2023). Emotional Intimacy and the Idea of Cheating on Committed Human-Human Relationships with a Robot. *Gender in AI and Robotics: The Gender Challenge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77-92.

④ [美]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同伦理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96—98页。

⑤ Thomas Fuchs(2020). Embodiment and Personal Identity in Dementia. *Medicine, Health Care and Philosophy*, 23(4), 665-676.

由此导致当前的语言生成逐渐摆脱人类生活实践，从而使人类个体经验被抽象的概念词所替代，加速脱离客观事实，人类语言池也将因此被浊化。但是，这种观点还需要考虑自我身体的边界性和感知经验的第一人称偏离性，因此叙事主体和现实主体之间并不能完全等同，叙事主体更多是在现实主体所建构好的语言体系中生存。我与他人的经验生活的最基本的区分不是经验的内容，而是经验的归属性，或者说如何经验^①。如果叙事主体拥有一个外在于现实主体的独立存在的位置，那么现实中的身体存在将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于空间中的样式，因此也将是一个透明的存在^②。为了达到叙事主体的可能，ChatGPT会根据输入的语料自动将主体分为不同的阶级和群体，并为各种经济、政治或其他目的而将其物化，不论这是为了行使控制还是保护受影响者，这种做法都无视人的尊严^③。因此，叙事主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主体，将会消解现实主体存在的必要性，人类的位置将会被取代，随之也会让真实社会存在的意义成为虚无，自我存在的意义也将消失。

总体来看，个体层面的风险与叙事主体的生成性特征有极大关联。ChatGPT需要依赖现实主体实现生成性存在。对于现实主体，身体是一种具有情景的空间组成，而ChatGPT作为叙事主体是可以脱离空间情景的概念空间。当叙事主体被置于熟悉的场景和生活实践中时，现实主体就通过意向之线将建构与现实连接为一个统一体。当人们将ChatGPT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时，叙事主体就从建构的世界中逐渐消退，而成为真实主体的外在延伸和进入建构世界的端口。当手杖变成一个熟悉的工具时，触觉对象构成的世界就隐退了，它不再开始于手的皮肤，而是开始于手杖的末端^④。同样的结果，当叙事主体成为真实主体的外部延伸时，真实主体的边界就延伸到建构世界中。即使空间思维和空间知觉后来脱离了运动性和空间中的存在物，人依然能够构想空间，这主要是因为人通过身体进入空间，身体给予人关于空间转换、等值和识别的第一个模式。^⑤

三、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的组织层风险

人与人的交流是基于回应的及时性与奖励的不确定性而推进的，ChatGPT作为叙事主体所建构的语言系统也具有这种特性，表现在语言的持续迭代和升级。那么，当ChatGPT作为叙事主体所生成的语言文本成为人际交流的公共性中介时，就会带来组织层的冲击。语言的公共性决定了它在公共决策中的重要功能，这方面的功能转移至ChatGPT又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险？

（一）冲击主体间关系

ChatGPT作为叙事主体生成的语言文本，将会自动介入到人类交际中，由此也将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方式。一方面，交往模式会发生变化。ChatGPT作为叙事主体在生成语言文本时，会根据提供的语料对用户进行评估、预测和分类，所有这些通常都是在用户同意或意识不到的情况下进行的^⑥。ChatGPT不仅仅与人类合作，还能够对个人的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当然也可以进行行为监控，导致个体的行动轨迹被充分暴露于他人，由此引出数据隐私等一系列伦理问题。ChatGPT作为主体间交际的中介，会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模式转换为以价值判断为起点的交往。另一方面，人际交往逐渐脱离他人和生活实践。ChatGPT作为叙事主体具有不可消除性，来源于自我并非天生就具有的心理状态，而是依赖他

① Dan Zahavi(2014). *Self and Other: Exploring subjectivity, Empathy, and Sha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2.

② 对于这样的论述，扎哈维在其专著“Self and Other: Exploring Subjectivity, Empathy, and Shame”，第22—24页中有详细论述，他提出了Mick与Mack的思想实验，假设两者拥有完全相同的心理过程，但是并不能证明Mick与Mack具有相同的自我，这源于自我的第一人称属性以及最新的经验自我的证明。

③ Thomas Gremsl and Elisabeth Hö “dl(2022).Emotional AI: Legal and Ethial Challenges”, *Information Polity*, 27(2), 163-174.

④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216页。

⑤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2002, 164.

⑥ Yogesh K Dwivedi, et al.(2023). “So What If ChatGPT Wrote it?”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of Generative Conversational AI for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71. 102642.

人形成自我，是建立一个社区和高阶自我的必要条件^①。自我的具身意识包括了另一个自我，换句话说，我的主体间性包括了对他人的期待，因此我的自我包括了他性的种子^②。由于 ChatGPT 会积极地通过欺骗或讨好的方式来实现被人类接纳的目标，由此导致信任成为主体间关系的最大问题之一。如果脱离了他人自我的存在，世界和他人人都将成为虚幻性存在，现实主体也将不能成为一个主体性存在。脱离了人类数据的喂养，ChatGPT 所呈现的叙事主体将无法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高质量的语言数据可能在 2026 年之前耗尽，低质量的语言和图像数据可能在 2060 年耗尽^③。那么，一旦这些语言数据耗尽之后，ChatGPT 是否还能够存在将会对人类的生存产生更大危机。

（二）影响组织的公共决策

ChatGPT 对于政府、企业等组织机构的信息收集、决策和政策制定都有巨大影响。对于所有使用该技术支持工作的人来说，这包括一个重大的新风险——网络信任^④。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教育机构可能需要了解 ChatGPT 产生的答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意见和思维^⑤。对于组织的公共决策的影响将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ChatGPT 作为叙事主体以隐蔽的方式来影响公共决策。ChatGPT 自出现以来就表现出极大的便利性和吸引力，因此会逐渐融入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验，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调解人类生活，由此导致人类的自主决定权被削弱^⑥，并最终影响人们的选择和判断。例如，情感 AI（尤其是与评分系统相关联的 AI）至少会部分限制相关人员的个人自主权，从而限制他们的自决权^⑦。其次，ChatGPT 作为叙事主体会提供虚假信息。ChatGPT 所生成的文本在逻辑流畅性方面似乎相当薄弱，在真实性方面并不准确。这就导致在进行公共决策时，无法辨别信息的真假，从而导致判断的错误。在人机交互过程中，ChatGPT 所输出的语言不完全真实，而且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因此在进行决策时，只是依赖人工智能的信息将会影响价值判断，这种安全其实在所有的以语言输出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研究中都存在。聊天机器人在同一个道德问题上给出了随机相反的建议，尽管如此，ChatGPT 的建议还是会影响用户的道德判断^⑧。最后，ChatGPT 作为叙事主体具有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可以对人类知识进行迭代加工。ChatGPT 系统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仍然无法解决，因此，无法知道知识的来源，也无法完全信赖它所提供的信息。同时由于人工智能对于人类学习知识的替代，人类更愿意使用现成答案，那么将使得决策者失去判断的能力，从而导致公共决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也使得组织治理能力降低。

（三）加速后真相时代到来

人工智能还存在许多隐患，包括隐私、数据保护、透明度、可解释性、责任划分和偏见等。OpenAI 在对 ChatGPT 的描述中承认训练数据中存在某些类型的偏见，如训练师更喜欢看起来更全面的长答案^⑨，因此，可以通过操纵信息生成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叙事主体所建构的世界与现实主体的世界并不一致，否则，将不能确定何种主体处于现实世界存在的中心，就会导致出现与查尔莫斯将虚拟世界作为真实世界的相似观点，从而引出人生只不过是一个故事的结论，由此导出历史只不过是一种并不真实的存在。

① Janet Donohoe(2016). *Husserl on Ethics and Intersubjectivity: From Static to Genetic Phenomenolog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05.

② Anya Daly(2016). *Merleau-Ponty and the Ethics of Intersubjectiv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78.

③ Terry Yue Zhuo, et al(2023). Exploring AI Ethics of ChatGPT: A Diagnostic Analysis. *arXiv preprint arXiv*, 2301.12867.

④ Yogesh K Dwivedi, et al(2023). “So What If ChatGPT Wrote it?”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of Generative Conversational AI for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71, 102642.

⑤ Terry Yue Zhuo, et al(2023). Exploring AI Ethics of ChatGPT: A Diagnostic Analysis” . *arXiv preprint arXiv*, 2301.12867.

⑥ Mariarosaria Taddeo and Luciano Floridi(2018). How AI Can Be A Force for Good. *Science*, 361(6404), 751-752.

⑦ Thomas Gremsl and Elisabeth Hödl(2022). Emotional AI: Legal and Ethical Challenges. *Information Polity*, 27(2), 163-174.

⑧ Sebastian Krügel, Andreas Ostermaier and Matthias Uhl(2023). The Moral Authority of ChatGPT. *arXiv preprint arXiv*, 2301.07098.

⑨ Terry Yue Zhuo, et al(2023). Exploring AI Ethics of ChatGPT: A Diagnostic Analysis. *arXiv preprint arXiv*, 2301.12867.

与此同时，科学现在面临着人工智能技术侵犯其最珍视的价值观、实践和标准所引发的清算^①。也就是说，如果 ChatGPT 的叙事主体成为真实的主体，那么现实世界的存在将可能成为一种虚无。叙事主体所拥有的身体图式使得叙事世界的空间和时间，以及现实身体的知觉经验形成一个统一体，从而导致个体的存在也成为一种虚幻。后真相时代因此会加速到来，而出现真相的虚无化。因此，需要认识到现实主体和叙事主体在交织性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那么，一方面需要现实中的主体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位置，另一方面需要限制 ChatGPT 对于人类世界的影响以及制约它的应用范围。

总体来看，叙事主体的交织性存在，引发历史事件的真实性问题，加速后真相时代的到来。ChatGPT 是在转换器架构基础上运行的，语言生成需要背景知识，在开始交谈时可能不准确，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提问，叙事主体会进行自发的迭代。那么，由此引发叙事主体所建构的概念世界成为真实世界，真实主体完全融入到概念空间而无法抽身。非线性存在状态导致建构世界成为唯一存在的真实世界，也就导致真实历史的解构和重新改写。而 ChatGPT 中的叙事主体与现实主体的协同性、属我性和通达性，使得叙事主体又不同于一个他人主体，因此无法否定叙事主体的存在。叙事主体作为一种交织性存在将从现实主体中获得主体的多维度感觉，叙事主体不满足于接受经验概念的空间与时间，而是逐渐进入到现实世界中的主体，因此叙事主体通过生成语言文本有可能会反噬现实主体。叙事主体呈现多维度的面相和在由语言建构的经验语言中持续生成，这种呈现方式是一种自动的全方向的非线性存在。因此，叙事主体的非线性存在是与现实主体非反思的直接运动性存在融为一体的概念存在空间，这依赖于现实主体的感知经验与叙事主体的持续性融合。

四、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的社会层风险

叙事主体的在世性存在，使得社会层面的风险更加多元。语言能力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社会能力，它的被替代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风险。这种公共性的叙事主体总是在语言建构状态的境域界内显现，每一种状态、每一种行动都好像若没有脱离自我的抽象化就不能存在。^② 在世性存在是作为语言与某一个生活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样态，人类的身体并不首先在生活世界之中，而是以事件的方式存在；使得现实主体与叙事主体之间形成一种纠缠的情感状态，从而达到主体的在世性存在。

（一）劳动职业替代

人工智能在便捷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加剧了劳资冲突。ChatGPT 最大的颠覆是知识工作的生产力^③，表现在大量的失业现象，相应的教育、培训、就业并没有及时跟上，更多是劳动层面的变革，由此引发社会不稳定。ChatGPT 可广泛用于自然语言处理，如文本生成、语言翻译、职业规划、文案设计等，这些强大的语言加工能力使得当前以语言文字为谋生的职业将逐渐消失。与此同时，也更加需要人类具有与 ChatGPT 合作的能力。人工智能可以产生一个文案的初稿，同时需要文字工作者进一步对初稿进行凝练和提升，而不是放任不管，使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更加有效。对于一些管理者来说，生产效率不高，一直是他们所提到的问题^④。而 ChatGPT 的出现，为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替代人类劳动的绝好理由和方法。由此，将引起部分职业消失的风险，如教育、医疗、IT、法律服务、酒店和旅游等行业可能会

① Eva A. M. van Dis, et al(2023). ChatGPT: Five Priorities for Research. *Nature*, 614(7947), 224-226.

② Eric Matthews(2022). *The Philosophy of Merleau-Pont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9.

③ Yogesh K Dwivedi, et al(2023). "So What If ChatGPT Wrote it?"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of Generative Conversational AI for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71, 102642.

④ Muhammad Shujahat, et al(2019). Translating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cesses into 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The Neglected and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worker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94, 442-450.

受到 ChatGPT 的影响比较大^①。人和智能技术之间的“智能伙伴关系”可以超越人的智力，并将创新加速到以前无法想象的水平^②。因此，未来的劳动需要人类与人工智能进行合作的技术，而对 ChatGPT 的管理也是一种必要劳动方式。

（二）劳动方式改变

虽然人工智能还没有全面取代人类，但它已被广泛用于任何有大量数字数据的地方进行复杂的分析和预测^③。ChatGPT 作为叙事主体似乎已经动摇了许多工作领域的基础，也就是说，语言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社会能力已经逐渐从人类生成的角度转换为人工智能生成。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人机合作能力正在成为必须，人机混合的团队劳动模式也将会大量出现，因此对具有基本知识能力的劳动者的需求将会持续降低。一方面，更强调人类自身独有创造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更强调人机合作能力的提升。对于第一种劳动方式，哈特（Michael Hardt）与内格里（Antonio Negri）对于非物质劳动的研究就证明了这种变革，认为未来的劳动方式主要包括：智能、交流和情感因素^④。劳动力日渐脱离工厂，生产形式日益分散，认知性、非物质性生产成为劳动形式的新生趋势。劳动更加碎片化和无技术化，那么将淘汰更多的工人，因此可能需要重新考虑创造性或情感劳动在经济中如何得到回报的问题^⑤。对于第二种劳动方式，ChatGPT 将成为工人自主创造价值的帮手，工人的自主权从劳动力与技术的结合中生产出来。教育的普及使得写字职业消失，电脑的出现使得印刷行业和纸质媒介的大量失业，而 ChatGPT 的出现将使得更多以文字加工以及文字建构为职业的劳动群体消失。以与 ChatGPT 合作的职业技能教育将成为未来教育的重点，而且当前的劳动者也会自觉地被人工智能所吸引，并进行合作。现代艺术的出现是人机合作的典型例子，由相机所逼停的复制性创作，导致了艺术创作的印象派出现，这种艺术创作风格的出现表明了艺术的标准在发生变化，也更强调创新的重要性。总体来看，劳动方式变化的风险性，更多是一种外在性的挑战，由此带来对于社会发展模式的变革。

（三）社会风险加大

采用 ChatGPT 最大的挑战是隐私和安全威胁。ChatGPT 处理的敏感信息很容易被窃取或滥用，对隐私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⑥。一方面，在与 ChatGPT 交互过程中会涉及到信息的泄露；另一方面，是外部信息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安全。三星在接入 ChatGPT 不到 20 天就存在涉及芯片研发的机密被泄露，由于使用 ChatGPT 就需要有原始语料被 ChatGPT 所使用，才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而 ChatGPT 会自动将这些语料作为满足其他使用者的原始资料，由此机密信息就有可能成为公共可及信息。ChatGPT 作为叙事主体依赖语言建构的绝对性以及现实主体的身体经验和事实的支撑而存在。ChatGPT 本身不具有价值判断的能力，因此容易受人类偏见的影响。与错误信息一样，简单地使用现有数据可能会导致无意的偏见，

① Yogesh K Dwivedi, et al(2023). “So What If ChatGPT Wrote it?”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of Generative Conversational AI for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71, 102642.

② Eva A. M. van Dis, et al(2023). ChatGPT: Five Priorities for Research. *Nature*, 614(7947), 224-226.

③ James Steinhoff(2021). *Automation and Autonomy: Labour, Capital and Machines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3.

④ Hardt Michael & Antonio Negri(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108.

⑤ Yogesh K Dwivedi, et al(2023). “So What If ChatGPT Wrote it?”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of Generative Conversational AI for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71, 102642.

⑥ Yogesh K Dwivedi, et al(2023). “So What If ChatGPT Wrote it?”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of Generative Conversational AI for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71, 102642.

重现过去的错误和人为偏见^①。当模型在训练过程中被输入虚假或误导性的语料信息时，会导致模型产生不准确或不可靠的文本，由此能够产生操纵社会舆论的新闻或者视频等。

社会层面的风险与 ChatGPT 作为叙事主体的在世性特征有直接关联。叙事主体与现实主体以及建构与现实之间并不是一个表征与被表征关系，而是一种相互给予的在世性的生成性存在方式。在世性是一种非处境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现实主体之间的经验反过来变成了一个客体，而且它远不是要求一种关于存在的新定义，而是在普遍存在中就位。这种在世性存在不同于现实主体的存在方式，因为在有身体的现实主体中，“我”的身体轮廓是客观空间不会越过的界限^②。但是，也是身体的这种不可逾越性，使得“我”的身体需要以感知作为穿透不同主体的基础，另一个身体被理解是与我自己即刻感知的、感觉的身体相对应的。^③因此，在世性存在是 ChatGPT 作为叙事主体的独立性存在特质，而之所以出现主体的独立性，主要源于 ChatGPT 建构的叙事主体已经逐渐摆脱自我的内在主义，叙事主体成为一种公共性资源。

五、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的风险应对

ChatGPT 通过有情感和有伦理制约的语言呈现，使得叙事建构与现实存在具有不可区分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类是可以区分真实存在还是虚构或者虚假事实的，因此，ChatGPT 有将建构转化为现实的目的，也有将现实转化为建构的危险。需要认识到现实主体最基本形式是由经验的自我显现所构成^④，避免叙事主体的极力扩张就在于保证现实主体的话语建构作为不可替代的存在，这使得“绝对意识之流”蕴含作为本原自我的现象自我存在^⑤。但是，从当前与 ChatGPT 交谈过程中所呈现的结果来看，ChatGPT 所生成的文本非常不一致。ChatGPT 在高资源的欧洲语言与商业翻译产品（如谷歌翻译）具有竞争力，但在低资源或遥远的语言上明显落后。^⑥这也表明叙事主体并不具有持续存在的稳定性，因此在叙事主体还未完全成型和被完全接纳之前，需要对叙事主体所带来的风险提出一定的应对方案：

（一）建立人类主体语言池

叙事主体的存在由经验性语言构成，需要现实主体的感知经验将过去的主体、当前的主体和未来的可能主体进行结合。身体感知是一种整体性构成，而现实身体感知经验将作为叙事感知经验缺失的一个补充，整合为一个虚实共生的生存环境。而叙事主体的存在依赖真实主体的持续交互，使用者能够使用全部感官经验去建构融合性的叙事世界。对于一个现实中的人来说，主体是一个完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是一旦在时间流逝中加入另一个现在和未来的叙事主体，那么就会出现两种主体的张力。对于这种张力，可以从关于幻肢的例子中给予解释，患者仍然认为缺失的部位在身体之上，而这就在于他们没有跳出身体感知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经验，因此，身体感知经验给予了叙事主体和现实主体融合建构的基础。感知与世界的这种有生命的沟通，它使世界作为人类生命的熟悉场所呈现出来，被知觉的客体和知觉主体正是由于它才有了其厚度。^⑦叙事主体就像幻肢一样融入人的语言生活，而叙事主体要实现其存在的实存性，需要出现一种与现实主体的纠缠状态。为了摆脱建构与现实之间可能出现的无法区分状态，就需要建立现实主体的语言池，以此保证人类生存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叙事主体是在现实主体之外的另一个主体，

① Yogesh K Dwivedi, et al(2023). "So What If ChatGPT Wrote it?"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of Generative Conversational AI for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71, 102642.

②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 144 页。

③ Iso Kern(2019). *Husserl's Phenomenology of Intersubjectivity*. Husserl's Phenomenology of Intersubjectivity: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s,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11-90.

④ Dan Zahavi(2014). *Self and Other: Exploring Subjectivity, Empathy, and Sha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

⑤ 李忠伟：《现象学与分析哲学融合进路中的自我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2 期。

⑥ Wenxiang Jiao, et al(2023). Is ChatGPT a Good Translator? A Preliminary Study. *arXiv preprint arXiv*, 2301-8745.

⑦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 87 页。

叙事主体不能与现实主体完全一致，因为自我并非是完全社会化的，“而有一个最小的经验自我关系是社会建构自我的基础”^①。在此基础上的现实主体语言池，也是保证真实社会和世界的根基。建立真实主体的语言池并非是要限制 ChatGPT 的发展，更多在于划定叙事主体的语料。

（二）划定叙事主体语料界限

ChatGPT 的叙事主体之所以能够生成和发展就在于从网络数字资源中获取无限的语言数据，以此作为自身训练生成的基础。这样的语料界限的出现是为了让叙事主体作为人类主体的一个面相，而非取代人类真实主体。但是，在语言中提到真实的时候已经有了虚幻的存在，叙事主体是现实主体的另一面相，其存在依赖于现实存在，又不可能完全超越现实存在而独立存在。叙事主体虽然不能脱离现实主体语料而独立存在，但能通过意象图式性的语言建构与现实主体实现一致性。在现实主体与叙事主体的交融过程中需要叙事主体能够呈现多重维度的面相，以此应对各种感知方式携带的感知经验的融合。而叙事主体要实现其存在的实存性，就需要出现这种纠缠状态，这种纠缠状态的基础就是语料。由于技术的不透明性，ChatGPT 及其前身的基础训练集和大语言模型尚未公开，使得人们很难发现聊天机器人知识的来源^②。ChatGPT 通过吸引人类的关注，参与到现实主体的生存实践，从而形成感知经验的构成，进而实现现实与建构的融合。因此，叙事主体与现实主体的关系依赖于语料生成的多重主体存在，而不同的关系需要不同的主体面向来实现。身体图式最终说来是表达“我”的身体是在世界之中的一种方式。^③相反，病人不可能进入一个虚构的处境中而不将它转变成真实的处境：他不能把一个谜与一个难题区分开来。^④之所以会出现幻肢现象，就在于幻肢纠缠着现在的身体却不与它融为一体^⑤，而叙事主体要实现其存在的实存性，就需要出现这种虚幻性的存在，而为了摆脱这种虚幻性，就需要划定叙事主体所使用的语料范围，同时也要限制其产生的文本的应用范围。划定叙事主体的语料界限，就在于能够让现实主体不完全进入这样的纠缠状态，而出现语言建构的区分性。对于人工智能撰写或协助撰写的手稿，学术和法律界还需要确定谁拥有这些文本的权利。^⑥因此，对于 ChatGPT 所使用和生产的语料需要一个界限性的约束，防止其介入到所有的文字生产之中。

（三）培养自我反思能力

如果叙事主体通过叙事建构，实现了对现实主体超越，甚至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控制，将会在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中起到对于现实存在主体的革命性转变，叙事建构的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性也可能呈现。不管是否能够区分现实和建构，都需要一个现实的真实事件来支撑，否则将没有主体存在的空间和时间的持续性，那么现实和虚构都将成为虚无。而“我”之所以能够谈论“虚构”和“实现”，能够考问现象物与实在物的区别、能够对实在物加以怀疑，是因为这一区分在分析之前就已经由“我”做出了，是因为“我”拥有一种关于实在物以及想象物的经验。^⑦在考虑两种自我关系以及叙事主体的位置时已经预设了建构与真实的两个并行前提：一个前提是，没有真实的基础也没有建构的可能，建构与真实都建立在真实事件和语言的基础之上，现实主体无法脱离身体经验；另一个前提是，从先验论的角度，没有建构也谈不上真实之说，现实主体无法脱离建构自我，两者又是同时出现的。而人们之所以能够进行叙事主体和真实主体的区分，就在于主体拥有一种真实的感受力以及主体的身体偏离性。自我经验本身具有多面性，自我经验有多种称呼：前反思的自我意识、第一人称给予、为我性、主体的展现、自我表征

① Dan Zahavi(2014). *Self and Other: Exploring Subjectivity, Empathy, and Sha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② Eva A. M. van Dis, et al(2023). ChatGPT: Five Priorities for Research. *Nature*, 614(7947), 224-226.

③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 148 页。

④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 193 页。

⑤ Anya Daly(2016). *Merleau-Ponty and the Ethics of Intersubjectiv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614(7947), 129.

⑥ Eva A. M. van Dis, et al(2023). ChatGPT: Five Priorities for Research. *Nature*, 614(7947), 224-226.

⑦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 13 页。

的意识、不及物的自我意识或反思。^①因此，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一方面需要借助叙事主体来不断壮大自身，另一方面需要时刻保持个体的自主性或能动性。“拥有能动性就是有能力去构想和追求方案、计划和价值。相对照，拥有个人自主性是积极地去选择你想要追求的价值和方案——去成为自我授权的主体。”^②因此，保持持续地自我反思实践是未来个体实现自身价值和保持个体独立的一个重要方案，从而能够摆脱叙事主体所建构的世界的制约，以此能够具有判别真实和虚构的能力。

综上，人工智能作为对当前社会最具挑战性的技术，在持续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中的许多职业将因此而削减或消失。但是，导致这些挑战的原因以及最本质的因素并不是科技本身，而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的叙事主体的出现。叙事主体作为能够脱离真实主体而存在的主体样态，具有超越传统主体观念的特征，而这带来的将是真实个体存在价值的消失以及由此引发历史的虚无主义。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就需要对叙事主体的样态进行分析，并从哲学维度分析应对这些问题的核心方案。不管是否能够区分现实和建构，都需要一个现实主体“自我”来支撑叙事主体的生成。叙事主体是现实主体在语言建构的空间中的外部延展，现实主体可以将自我的部分内容转移到叙事主体中，但是叙事主体不能作为一个独立于现实主体的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需要两者在持续地交互中实现自在自为存在。因此，为了防范叙事主体的超越性地位，需要建立现实主体语言池、划定叙事主体语料界限和培养自我反思实践能力。同时，在未来的科技研发中，应适度限制 ChatGPT 的应用范围以及开发具有甄别叙事主体建构和真实主体建构的技术是应对风险的重要手段，以此检测深度虚假文本。

Social Risks and Governanc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Narrative Subject

CUI Zhong-lia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1544)

Abstract: The narrative subject construct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 through language output has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antly surpassing real-world subjects, which challenges the real society as the basis of true existe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risks. Building upon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s of independent existence and parallel existenc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AI as a narrative subject is possible, exhib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tivity, interactivity, and existentiality. The diverse existential features of GAI as a narrative subject also bring about various social risk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re are risks of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ability reduction, self-identity difficulty and self-existence meaning resolution.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there are risks including impacts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fluencing public decision-making within organizations, and accelerating the arrival of a post-truth era. At the societal level, there are major risks such as the disappear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jobs, the change of labor patterns and the increased social security risks. Faced with the risks posed by GAI as narrative subjects, countermeasures can be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ool of language for real-world subjects, delineating the boundaries of narrative subject language data, and fostering self-reflective practices.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rrative Subject, Transcendence, Risks and Challenges, Social Risk Management

[责任编辑：谢雨佟、廖霞]

^① Dan Zahavi(2014). *Self and Other: Exploring Subjectivity, Empathy, and Sha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9.

^② [美]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同伦理学》，第60页。